



論語微集覽

十九

九

子張

服部文庫

117

248

19



147
248
19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九

觀心堂

論語徵集覽

魏

觀心堂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子張第十九

新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復故特記之詳焉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觀壽閣

集覽卷之十九

已矣。

古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致，命謂委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古義朱氏曰：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見危致命，則不苟偷生，見得思義，則有所不為。喪祭哀敬，則守身之本立矣。其行如此，足以為士。故曰：可已矣。然而為君為相，亦不止於此。

徵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皆謂思而求之也。如之何而當合於義，如之何而當合於敬，如之何而當合於哀，是思也。義也者，先王之義也。敬也者，先王之敬也。哀也者，先王之哀也。後儒短見，思作念

頭解。義敬哀皆取諸臆，非孔門之意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也。

古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新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也，猶言不足為輕重。

古義弘，寬廣也。篤，厚也。不弘，無也。焉能為有也，猶言若存若亡。德在於執，然不弘，則徒為狷介之士。道在於信，然不篤，則必為塗說之流。故執德而必弘，信道而必篤，則可以為君子矣。若否則其始雖若已有，得然道德終不為己有，亦必已矣。

徵執德不弘，德者性之德也。弘者謂養而大之也。人各異德，性所近焉。貴乎執而不失，故曰據。又貴修而崇之，故曰弘。信道之篤，德之所以弘也。然道

述而篇曰：據於德。

在彼而德在我故析言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古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包氏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古義蓋子夏之門人有疑於子夏之言故質之於子張此子張舉所聞于夫子之言也子張承夫子之意而述之如此尊賢則道立嘉善則學進而亦能容眾則不棄人矜不能則能濟物此聖門之法

言學者之所當盡心而受用也或曰此與無友不如己者之言相反如何彼蓋謂好友之者非曰彼求于我而我必拒之也況尊賢則自與小人遠嘉善則又不與不善相近不必拒之亦不待拒之也子夏之所言固雖擇交之道而子張之言實傳聖人之意者也本非謂大故不當絕損友不當遠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徵嘉善而矜不能善對不能指人之有善行者言之善猶能也仁齋曰嘉善則學進似指善惡之善非矣尊賢而容眾是大綱容眾之中又能嘉善而矜不能己蓋子張之言與泛愛眾而親仁合朱註議其過高非矣仁齋先生非之是矣大氏論語記諸子問答者皆答者為是記者之意爾包咸曰友

泛愛眾學而篇

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孰謂新註勝舊註也。如朱子以大故當絕損友當遠議之。可謂吹毛求疵已。必以此心求之。孔子之言亦有失於偏者。故君子學貴博。惡執一而廢百。豈子張之失哉。讀者之失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古小道謂異端也。氏曰泥難不通。新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古義。小道如諸子百家之屬。是也。泥不通也。此言小道多便于事。且見效速。故俗士庸輩多悅為之。然致之於遠。則泥而不通。故雖有可觀者。君子不為也。

徵。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朱註。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得之。何晏以為異端。仁齋因之。然諸子百家。子夏之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應作如是觀。雖佛老必有可觀者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古孔安國曰。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所能。謂月無忘其所學也。○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古義 必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學進則日知其所以。必有如於前也。德立則月無忘其所。能亦不失其所。初也。日知其所以。學而不厭者。能焉。月無忘其所。能內自省者。能焉。既知己之所以。又無忘其所。能日思月省。常存於胸中。則其進不可量焉。天下之善。莫大於好學。而聰明才辨。不與焉。人而不知學。則不可以為君。不可以為臣。不可以為父。不可以為子。至於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皆不得其所。故聖人以好學為人之美稱。而其於顏子。不稱其穎悟。而稱其好學。則可見好學之善。天下蔑以加焉。

徵 日知其所。月無忘其所能。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邢昺曰。必無也。後儒因之。然一章之內。不容必無兩用。故必者失也。日知其所。必失者。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曰日者。言其自省之亟也。曰月

者。要其成之辭。孔子曰。溫故而知新。以教人者言之。子夏祇以學者言之。故語溫故而不及知新也。後儒求之深也。必欲一言而兼盡焉。其失率爾。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古 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況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然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古義博學則求之也精篤志則信之也實切問則無泛然之患近思則無馳遠之弊學能如此則雖不足以謂之仁而為事不苟必實之於身故曰仁在其中矣

徵博學而篤志。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是訓志為記。蓋志先而學後。今先學於志。故云爾。朱註殊失其序。不可從矣。切問。何晏曰。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未見切字之義。近思。何晏曰。思已所未能及之事。非矣。程子曰。切問近思在已者。亦非矣。蓋切問。如切磋之切。謂逼切出之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古之教法也。故師之答於弟子。不盡言之。使思而自得之。是以弟子之於師。苟有所未喻。則以

不憤不啓述而
篇

宰我井仁雍也
篇
子貢為衛君之
問述而篇
管仲之器八佾
篇

舜察邇言中庸
是亦為政為政
篇

言語左右逼切。以觀其意嚮所在。如宰我井仁。子貢為衛君之問。皆然。又如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則或問以儉以知禮。豈不然乎。及於後世。師聒其言語。欲弟子之遽信。而古之教法泯焉。朱子又不得切磋之解。古言遂不可考耳。近思謂不忽近而思之也。如舜察邇言。意師之所答。或似卑近者。亦當思之而不忽也。仁在其中矣。如孔子是亦為政之意。子夏此時不仕。從孔子而學焉。所學皆先王安民之道。故其自言如是。仁與學殊。然士之所以行仁於世者。必由學而得之。故曰仁在其中矣。後

孔子曰述而篇

儒不知仁。故其解皆失之。夫博學而篤志。則先王之道可舉也。切問而近思。則其所以求藏諸身者至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亦此意。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古包氏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新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古義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居肆成事。百工之事也。學以致道。君子之業也。人各有其業。君子豈可不知所務哉。

徵。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言不用

何有於我哉。同上

其力也。亦孔子何有於我哉。意學者。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也。致者。使先王之道自然來集也。百工之居肆。自不知其技之所以巧者焉。君子之學亦然。亦自不知其道之集于我焉。主意在百工。不可不居肆。君子不可不學也。朱子以致為極。昧乎字義矣。亦以不奪於外誘。當知所務為說。抑亦末已。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古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

新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古義子夏所以言此者蓋欲人以此自考也。夫君子之心誠故不自恥其過而以不能改為深恥。小人之心偽故恐人斥言其過而必自文之不知其愈飾愈露不可得而掩也。故君子終於無過而小人則至過大而不救也弗思焉耳。

徵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本謂細民也。細民之過可得而文。以其在鄉黨閭巷之間。人孰知之也。君子本在位之稱。顯顯君子。邦家之望。其過如日月之食。過則人皆知之。故君子之過不可得而文之。日月亦有食之。君子何必無過。改則眾皆仰之。故改之為貴。雖在上位。其猶為小人也。必文其過以

其心如細民也。雖在下位。其能為君子也。過則改之。以其學先王之道。以成長民之德也。是亦操心大小之分存焉。後儒不知是義。以誠偽論。抑亦末也已。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古鄭玄曰厲嚴正

新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古義朱氏曰儼然禮之存也。即之也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即之也溫仁之著也。其

言也厲義之發也蓋盛德之至光輝之著自是如
此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如良
玉溫潤而栗然

徵仁齋先生曰望之儼然禮之存也即之也溫仁
之著也其言也厲義之發也蓋盛德之至光輝之
著自是如此有味乎其言之雖然何啻盛德之人
獨然哉君子體仁履禮而由義在上者皆當如此
學道者亦皆當如此程子曰惟孔子全之謝氏曰
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此皆宋儒之
失在不知聖人焉吁是未足以為聖人也古之賢
者皆爾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誦已也

古王肅曰厲猶病也

新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
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古義厲猶病也信孚於使民諫君之前則諫必行
令必從自無拂其志之患若否則使民而民以為
厲已諫君而君以為誦已事豈得成乎故君子誠
之為貴也○甚哉子夏之言似夫子也設使此章
首冒子曰二字孰復辨之凡門人之語
載于論語者皆不可不崇信而佩服焉

徵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
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誦已也此孔子大車無
輓小車無軌意段使孟子知是義則好辯之失不

輓軌之喻為政
篇

若是其甚也。已後世惟浮屠尚能窺是意。其言曰。佛法大海。信為能入。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古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孔安國曰。小德則不能踰法。故曰出入可。

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古義大德者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是也。小德者謂言行信果之類。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此言大德固當不踰閑。至於小德則非或出或入。時措之宜不可也。蓋惡夫必信必果之小人也。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之所在是也。

徵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踰法。故曰

出入可。古時人善解古語如此。晏子春秋以此為晏子之言。大德小德。作大者小者。蓋古語。晏子誦之。子夏亦誦之。蓋古者以德為教。事父曰孝。事兄曰弟之類。大德也。如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是小德也。皆以在己者為教。是所謂德也。君子先立大者。故專力於大德。有子曰。君子務本者。亦此意。若欲必盡夫小者。則有時乎失其大者。故曰出入可也。所以曰不能踰閑者。則非盛德之士不能也。古之君子。務其大者若是。是可以觀孔門之學也。宋儒之不識大者也。惟精是求。故以此章為有。

言必信行必果
子路篇

仁齋又曰。至於小德。則非或出或入時措之。可也。蓋惡夫必信必果之小人也。依舊亦宋人之見哉。且言必信行必果。孔子謂之小人哉耳。亦未嘗惡之也。且小德何啻信果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古包氏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包氏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

事後將教以大道。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與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灑掃而已。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
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其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而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而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唯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唯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所以然。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

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
 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此而
 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
 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古義子游見子夏之門人專務人事之末而於道
 德之本則無之以為有隱而然故譏之也倦朱氏
 曰如誨人不倦之倦言君子之教初無定法各隨
 其材而施之非以其末而先傳之以其本為後而
 倦之若我之門人當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耳
 非隱之也區域也古者園圃毓草木各分區域種
 藝之汜勝之為區種法是也草木區別言其明也
 書曰賁如草木是也言君子之道照晰明白不可
 得而掩藏豈可隱之以誣罔門人小子乎有始有
 卒謂本末俱舉而兩端竭盡也此聖人之事豈可
 以此律門人小子乎聖人之道猶草木之區別不
 可得而誣罔也然道無先後之可別而人有賢否
 之不同故教之有方造之有時不可漫爾而施善
 乎子夏之教人也隨學者所至之淺深誨之而不
 敢以其所不能強之也故在學者亦有所學而無
 凌虛之失有所親以無厭倦之患日引月長心不

自知其進也論曰集註譏子游之不知有小學之
 敘然游夏同學于孔門子夏獨知有小學之敘而
 子游不知之乎觀子夏曰君子之道焉
 可誣也蓋子游疑其有所隱而譏之也

徵本之則無言求其本則莫有也本者謂先王治

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王之立道其意本求以安天
 下後世故也後儒以性命之奧為本非孔門諸子
 之意矣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咸曰言先傳業者必
 必先厭倦邢昺曰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
 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
 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朱子曰非以其
 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其

至自有淺深。是包邢失乎孰字。朱子昧乎倦字。皆不可從矣。蓋言君子之道。何者當先傳之。何者當後傳之。何者彼所先倦。何者彼所後倦。傳之所以有先後者。以彼之能堪與不堪也。所堪者後倦。所不堪者先倦。必量其所能堪而教之。人有敏不敏。道有淺深。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區。朱子訓類。非矣。升庵外集。蘇子由云。如瓜疇芋區之區。仁齋曰。區。域也。古者園圃毓草木。各分區域。種藝之。汜勝之。爲區種法。是也。草木區別。言其明也。書曰。賁若草木。是說得之。蓋其次第等級。炳如丹青也。焉可誣。

升庵外集經說

書曰湯誥

學而不倦述而

篇

也。言以不堪爲堪。教以其大者。俾門人小子肆言其大者。則是誣人也。君子之道。安可如此乎。上言君子之道。量其人教之。此言君子之道。不誣人。二君子之道。意自不同也。有始有卒者。謂不倦也。學而不倦。孔子所自道。故曰其惟聖人乎。言其不可以望門人小子也。朱子以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爲說。仁齋以本末俱舉。兩端竭盡爲說。皆不得其解者耳。夫扣兩端而竭之。孔子所以告鄙夫也。是豈難事而常人所不能哉。此章朱子以爲大小學之序。大小學自其所見耳。孔子時。豈有之乎。仁齋

扣兩端而竭之
子罕篇

言子游疑其有所隱而譏之。而以焉可誣也。為君子之道。昭晰明白。不可得而掩藏。是亦昧乎誣字之義矣。誣豈掩藏之義乎。蓋子游之意。以子夏之倦於教規之耳。故子夏答以弟子之不堪而倦焉。可以見已。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古馬融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新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古義優。饒也。謂有餘也。此言仕與學本無二致。學以致其道。仕以行其志。故仕而能裕其事。則雖未

必學。然不違乎學之理。學而能及乎人。則雖未必仕。亦不戾於仕之道。可知。雖學而仕。然若不稱其職。則與不學同。夫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此學而優則仕也。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仕而優則學也。

徵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朱註盡之矣。優有餘力也。言仕而宦成。雖有曹事。亦所優為。是有餘力。可以學焉。學而業成。雖有未成者。亦非歲月之可。能卒。則可以仕焉。仁齋乃引是。亦為政而曰。仕不必學。學不必仕。真亂道哉。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古孔安國曰。毀不減性。

新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揚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

古義致推而極之也。此戒時俗居喪者哀不足而專務文也。即喪與其易也。寧戚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聖門之學尚實如此。

徵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滅性。古人之解經簡而能盡。誠非後人所及哉。蓋子游說聖人制喪禮之意。止云者。聖人之心。至於其致哀而止。不必過求其它也。凡致字之義。皆謂使其自然至此之極也。非我推而極之也。如喪禮皆所以使人子之哀情自然來至。聖人之心。是為極處。不過求它。

故曰止。朱子昧乎喪字致字。故以行喪之人言之。以推極言之。又以子游為簡略細微之弊。不亦謬乎。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古包氏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新言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古義為難能美其不可及也。然而未仁。不與其仁也。堂堂容貌之盛。務外自高者。內必不誠。故曾子

師也辟先進篇

苟不至德中庸
君子哉若人公
治長篇

心于外所以未仁也。遂訓師也。辟為便辟。夫威儀之盛。豈便辟哉。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是其在九經之首。豈非為仁之本乎。子張之堂堂。豈病乎。大氏後儒昧乎為仁字義。所以差也。古時師之教弟子。弟子之所從事。皆各以其性所能焉。然後世道學先生。則各立門戶。設宗旨。以己所見強之。孔門諸賢。何其自高之甚。以至奪夫孔子之權也。噫。仁齋又論此章之義曰。知道之人。易得有德之人。難得殊。不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豈非知道之難。非孔子不足以當之邪。君子哉若

人亦足以為有德之人也已。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古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作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新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古義致盡其極也。至哀之情。不待人言。人固無所不至。然至於親喪。則無不自盡焉。可見人性之善。不可誣焉。而人之不可以不自勉也。於是而忽焉。則不可以為人也。曾子引夫子之言。而稱之。所以深警也。

徵人未有自致者也。言人於它事。皆假禮而後誠。至焉。敬至焉。若必求其能自致者。則親喪而已。是

獨雖不假先王之禮尚可能使已之哀情自然來至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古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新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古義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言莊子事獻子飲食供奉無所不盡其心然不若不改父道之孝尤為大且盡也獻子魯之賢大夫其用才立政固多可觀者而莊子皆能遵守而不改焉夫

子言其他孝行有人之所不能者然而皆不若此事之最為難能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父有善政良法而為之子者不能奉行或輒變更之以徇其所好者世每有之今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非惟不辱先德且可以光祖業豈其他孝行所可能比哉而後世史氏傳孝子者專取奇行難能者稱之抑末矣

徵孟莊子之孝也仁齋先生據中庸以繼述為孝之至可謂善解論語已然又據此而以三年不改於父之道必為父之善者泥矣獻子魯之賢大夫則仁齋先生之解此章為得之然必以父之善言之則安知仁齋先生之言不為世之嗣主喜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者口實哉學而篇所載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亦古言也。孔子並引古言。示學貴博貴不固也。君子之不執一而廢百也。一則言彼。一則言此。並觀則道生於其間焉。古之學為爾。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古包氏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新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

古義相維繫。情謂情實。凡民之善惡。皆上之所使。故古

之聖王。尤謹其所導焉。蓋導民之要在先。使民各得其所。故先王之治。民必先使其有恒產。而申之以孝悌之義。若此。而犯法。上猶有欽恤之意。況養而刑之。是上罔民也。固哀矜之。不暇豈可喜之哉。

徵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聽訟之道。本然也。情謂獄情也。朱子曰。情實。未是喜者。喜得其情也。獄情難得。故得之則喜。是聽訟者之常也。故孔子不貴聽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曾子特言此。以深警陽膚者已。惟刑之恤哉。雖盛世亦然。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顏淵篇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惟刑之恤哉尚書舜典

古 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新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

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

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之地

古 義 下流謂地卑下眾流之所歸言人若有汗

賤之行則惡名歸之亦猶如此言紂固不善然不

如後世所稱之甚也苟人一置身于不善之地則

自為眾惡之叢可不慎哉是以君子好處高明而

惡居下

徵 君子惡居下流謂紂之為逋逃藪也眾惡人歸

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為惡雖不甚而眾惡人所為

惡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舊註皆不

得其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古 孔安國曰更改也

新無

古 義 君子之心至誠故雖微過人皆見之猶日月

之體至明故雖纖翳天下見之言明白易見亦不

掩藏之也而其為過也必無所不改而及乎其改

之也人益仰慕之也小人反之子貢以日月之蝕

喻君子之過其旨深矣

徵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以在上者言之君

子之德民所具瞻是謂之明德故其過也不可

得而掩焉是子貢之意也有德之人在上之器也故

亦謂之君子。故有德望者，其過也亦猶若是焉。後世註家皆得其旁意耳。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古馬融曰：公孫朝，衛大夫。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新公孫朝，衛大夫。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識記之者。

古義：公孫朝，衛大夫，猶安也。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不曰堯舜而曰文武。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

者以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也。未墜於地，猶曰極天罔墜，識記也。識大識小，猶所謂仁者見之謂之智，智者見之謂之仁。不賢者學其小者，初無常師。有道人則學其大者，從不賢者學其小者，初無常師。有道人則取焉。蓋謂聖人道廣德大，好學而不知也。論曰：夫聖人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猶日月星辰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有智者皆可知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廣矣大哉！若夫後儒所謂道統傳云者，本倣佛氏所傳宗派圖而造，皆私道者，而非天地公共之道。故道統圖者，君子不取焉。

徵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獻足徵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文足徵也。賢者所見大，故能識其大者；不賢者所見小，故能識其小者。文武之道，禮樂也。禮樂不言，在默而識之。故賢不賢異其識。古之道

也。識謂能名言之也。如識人知人之分。朱子識音志。不必爾。賢不賢皆識之。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賢不賢皆可師。故孔子何常師之有。仁齋曰。聖人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猶日月星辰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有智者皆可知。有志者皆可。行。雖夫頌之愚不肖。莫不與知能行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又曰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不曰堯舜而曰文武者。以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也。未墜於地。猶曰極天罔墜。識大識小。猶所謂仁者見之。

所謂仁者云云
易繫辭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類也。此等之言。皆失之粗已。彼專以講說為學。而不識古聖人所謂學焉。誤讀中庸。以為親義別序信盡乎道也。殊不知子貢所謂學者。謂學禮也。道者。謂禮樂也。識大者。識小者。亦謂禮之大者小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者。謂周禮樂未亾也。若以極天罔墜為未墜於地者。則子貢之不長於說辭也。夫文武者。周先王也。孔子為周臣子也。故曰為東周也。如所謂去代猶近而典刑具在者。則孔子之於展禽臧文仲。或是可已。安可以稱之於文武乎。親義別序信。達道

也。豈可以盡於道乎。子思作中庸。與外人爭也。豈可移其意以解論語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古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包氏。曰。七尺曰仞。包氏曰。夫子謂武叔。

新武叔魯大夫名州仇。牆卑室淺。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此夫子指武叔。

古義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武叔其諡。牆卑宮淺。七尺曰仞。言牆高而宮廣。故不得其門而入。則不

得見其中之所有。夫子武叔也。言得其門者猶少焉。則入于其室之難宜矣。人之於道。造詣淺者。人皆可得而知焉。造詣深則非其人不能以知焉。故曰。聖人能知聖人也。故子貢於武叔之言。不非之。而宜之。蓋以言聖人之難知也。

徵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誠哉是言。七經具存。千載學者。不知聖人之道。亦不得其門而入。故耳。近世諸老先生。多以孟子解論語。亦未知孟子與外人爭者也。豈足以解門內之言乎。其解經。皆以理而不以道。可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已。其專心四書。而忽略六經。亦坐是故耳。按蔡邕石經。譬之作譬。諸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古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新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

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古義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謗毀以自絕於孔子，何傷於日月？言無損於日月之明也。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其智愈深，則知聖人愈深。其學愈至，則尊聖人愈至。如孔子之喪，子貢廬於冢上，六年可謂知聖人之愈深而尊聖人之愈至也。

也者

徵仲尼日月也。觀於子貢此言，則知孔子末年魯人尊親孔子，不啻君父也。不爾，弟子而譬其師日月也。人孰信之，人不信而言之，豈足以解其惑乎？則子貢之不善於說辭也。連前後三章，子貢贊孔子者至矣。故以此終之。

多見其不知量也。何註以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邢昺疏據此註，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

升庵外集經說

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眾矣。故以多為適。升庵曰。周易無祇悔。荀九家作多。亦一証。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古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新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責子禽不謹。言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古義 朱氏曰。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之易言也。階。梯也。朱氏曰。大可為也。子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立。謂植其生也。綏。安也。里是也。道。引也。謂導之以德行。從也。綏。安也。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猶言不應。後志此皆言聖人感應之妙。至神速也。榮。極其尊親。哀。極其思慕。言人語之恭敬。服從無所不至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其高遠也。夫子之

說	觀	感	視	大	可	可	變	得
無	聖	於	其	則	形	形	化	得
	人	物	德	聲	容	容	邦	邦
	德	者	之	宏	節	節	家	家
	豈	如	所	本	其	其	其	其
	不	此	至	深	生	物	所	舞
	曉	因	者	則	而	而	以	群
	然	其	聖	未	見	見	變	動
	而	感	人	茂	其	其	化	捷
	易	於	道	感	神	化	也	於
	見	物	全	動	化	之	黃	桴
	哉	以	德	之	之	之	氏	鼓
		反	備	淺	速	之	榘	影
			高	深	天	聖	曰	響
			明	遲	下	人	天	人
			博	速	之	之	雖	見
			厚	未	理	德	德	其
			則	有	實	不	不	
			其	不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九終

